

心与书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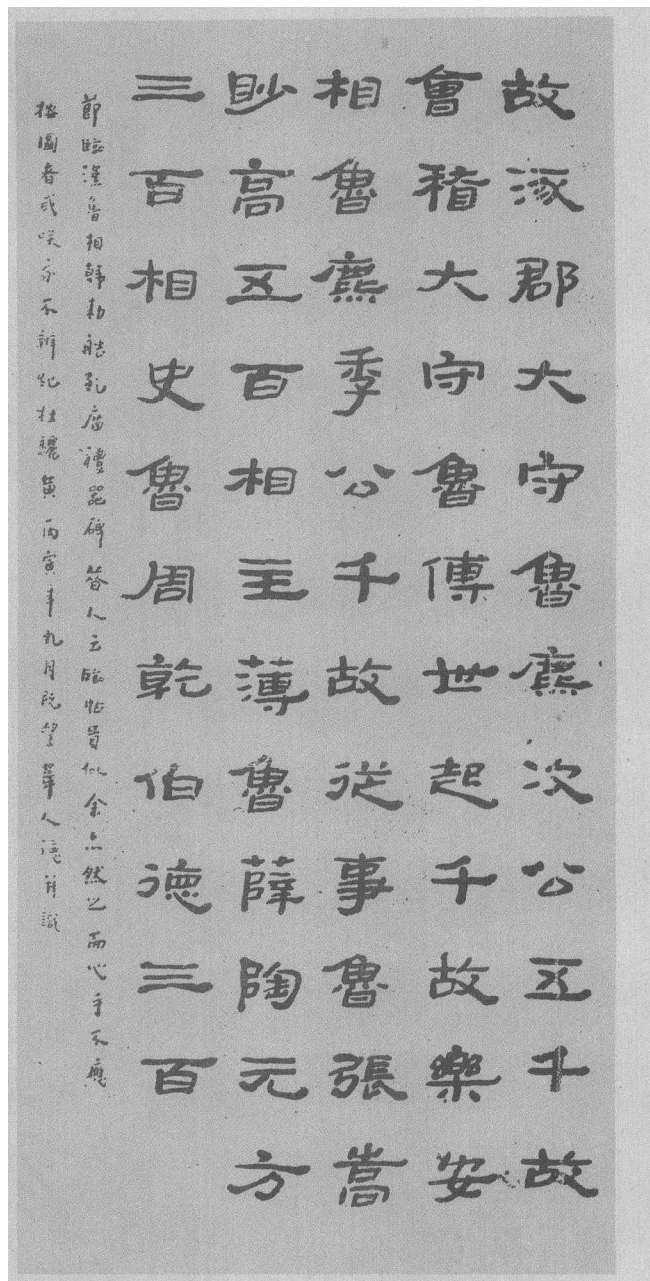
——华人德先生临《礼器碑》

□ 杨卫磊

“由于华人德背负了沉重的‘文化’包袱，所以在其创作上，我们极易看到的是一种反表现的倾向，迟滞的笔触与疏落的平面分割，视觉上显得松懈无力。他似乎要在书法中述说一个远古迷离的故事，弹奏一曲缥缈悠扬的古筝曲。”当代书界评论家梅墨生先生对华人德先生的书法有如此评价。窃以为这种评价是一种潜在唯美的评价。从华人德先生浸淫中国文化的过程来看，他一直将自己置身于大文化之中，不断地充实着自己的学识和素养，待积“厚”而“薄”发。华先生的“薄”发体现在他众多的有分量学术论著作和论文当中，而书法则是其中的一个较小分支了。

华人德先生的书法以颜、柳、赵诸体楷书为本，后上溯两汉魏晋，潜心研习碑志、简牍等。其隶书为最精，这大概与华先生精研汉代书法史学和先生朴厚敦实不事张扬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吧！华先生的隶书多追两汉隶书古穆简远的意境，从汉碑斑驳残泐的点画中寻求一种朴素简约的美。诚如前文梅墨先生所说：“（华人德先生的书法）迟滞的笔触与疏落的平面分割，视觉上显得松懈无力。”仔细琢磨华先生书法的“松懈无力”，发觉也仅仅是停留在视觉上的某一点，而其真正内涵正是书法背后潜在的“远古”和“缥缈”。那么，从图示华人德先生的临作，则可窥见一斑。

如图示所临作是华人德先生临《礼器碑》碑阳之结尾部分。《礼器碑》作为汉代碑刻中的名碑，它有其独特的一面。清人王澐曾作过如此评价：“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最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我们从临作的整体来看，先生沉着劲道的笔法和萧散空灵的章法的巧妙结合，以及俯仰生姿，稚趣横生的落款均体现了先生对汉碑的潜心钻研和汲古出新的书学特点。华先生凭着“不俗之慧心”着意理解《礼器碑》的



《礼器碑》 华人德 临

“奇绝”、“瘦劲”和“变化”，在先生独特的思维下，融以“宽博”和“朴茂”，终得其笔下静穆沉着、正中寓奇的书作，深有“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的趣味。

“不论是方劲的还是华美的汉碑，其笔画形态是多样化的，并不单呈方笔。”华人德先生针对汉碑笔法如是说。在华先生这幅临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用笔的方法尝以此为参照，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临作部分的笔法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即是华人德对《礼器碑》独到的理解——含而不露。这种笔法特点贯穿于临作的始终。于此，笔者仅以“撇画”和“捺画”为例稍作说明。文中有四个“故”字都有一个撇画和一个捺画，从点画的起收笔处观察，无尖锐的入锋和出锋，点画的起收处均以藏锋或回锋将笔锋隐入笔画之中，其“含而不露”与笔画行笔的起伏变化相得益彰。然而，这种“含而不露”的“含”在笔画形态的表现上又是具有可变性的，或方或圆，或方圆兼备。如“郡”、“大”（太）、“守”三个字，“郡”字左部“君”的圆笔略多，其撇画和竖画则突现了方笔的力感，右部“耳”旁的点画用笔方圆兼备，起笔处略圆，其后两个转折处都稍方，最后一笔竖画起笔稍圆，以方笔收笔。“大”（太）字的笔画虽少，但其笔法可谓丰富且有动态美。其横画圆润而不失挺劲，富有力量，撇画方笔起笔，行笔的抑扬顿挫尽现其中，尤其是两处细微的转折和捺画的果断转锋更加显现了华先生娴熟精练的笔法技巧。“守”字左部短竖斩截有力，无丝毫迟缓，突显了方笔的劲健，而其两个横画圆笔的丰润和两个点画的方圆结合则让读者能从中感受到整个字的“骨丰肉润”和古朴气息。正如清末书家姚孟起在《字学忆参》中说“作隶须有拙笔，乃古”，也是前文所提华先生对汉碑笔法的精辟论述的最好照应。

从此临作的章法来看，其中既有《礼器碑》的“天然美”，又有华人德先生匠心独运的“平和美”。这两种相互交融的美正是华先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和“似与不似之间”所要全面表现的内容。华人德先生认为章法是对整篇字的安排布置，它虽不是书法之本身，但是整体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章法对书法作品所要表现的风格是有影响的，章法与书法配合得好，能使追求的效果更强烈，反之往往失败。因此在华人德先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书作中，其章法之美尝予

人以欣赏的快感。就此作品的单字章法——结体取势来说，华人德先生采用的是“意临”的手法。华先生在此临作的自解中曾这样说：“初临碑帖尽可能求似，而后应写出自己的风格，否则是食古不化。若完全不似，所谓‘遗貌取神’，则是抄帖欺古，故意临亦应在似不不似之间。”那么，让我们暂将临作和原作品稍作比较。首字“故”的原作较临作疏散，左右部件之间拉开距离，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而临作则有意拉近了左右部件的关系，通过点画的精细对比和用笔的方圆结合而形成整个字部件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再看“涿”字和“郡”字，原帖的“涿”字的“三点水”均呈右上倾斜势态，在体势和用笔上也没有太多变化。而临作则突现了作者的匠心经营，三个“点”从上至下，依次变小，有向外发散的势态，三个笔画又均向字中心取势，用笔上轻重结合，与“涿”字右部在体势上相俯仰，有险中见正的感觉。“郡”字临作的两个部件之间的张力较原作更有力度，在用笔上汲取了碑帖的“柔中寓刚”后，使此字别具情态。如以上三个字一样，临作中有很多字都是优秀的字型。如像“鲁”、“糜”、“次”、“稽”、“大”、“传”、“千”、“乐”、“季”、“嵩”等字，这些字都是作者在汲取原帖的精妙奇绝后，自出新意的一种表现。尤其是“鲁”、“季”、“嵩”三字。“鲁”字的原帖于平正中突出开张的气势，临作在气势上较原帖不太突出，而其体势的右上倾斜，和其点画间的顾盼生姿则使此字妙趣顿生。“季”、“嵩”二字亦是在体势和情态上稍作变化，与周围各字相映成趣。

“汉代一些好的碑刻中有许多因章法与书法较完善的结合而相得益彰者。”华人德如是说。华人德先生正是在充分理解优秀汉碑中书法与章法的完美结合上使自己的书法不断地提高至高层次中，此临作的整体章法布局正是结合了优秀的字形和娴熟精妙的笔法而显得和谐统一。行间通过单字的穿插俯仰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单行中字与字之间又通过单字的留白对比，大小错落和字型长短变化而相互协调。华人德先生凭其对汉碑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和其过人的禀赋，将章法的“平和美”与“原始美”相互交融，平中寓奇，整齐中寓变化，于字里行间，挥洒得如此淋漓。如果说这是一种汲古融今的尝试，不如说这是一种心与书的最好结合。